

眼睛

薛欣怡 中五禮

日往月來，星移斗轉，在歷史的長河中，人類總是以自身狹隘的眼光，視戰爭和流血為人類文明發展的必要進程，讓無辜的人們成了歷史滾滾車輪下的犧牲品；抑或是輕而易舉的被利慾、權貴蒙蔽了雙眼，做出傷天害理之事。那雙腥紅的雙眼之下所掩藏的是仇恨、對峙和極端，而個體的善與愛，是否只是人們身處泥淖時的終極幻想，終將也被那醜惡的雙眼所吞噬？

礙於那陰暗不堪的私心，眼睛的局限總是會肆意生長，叫你無法抑制。在社會中，同一群體的人勢必會互相窩藏，每每遇到具有爭議性的焦點新聞，大多數人受虛榮心驅導，總會偏向於維護與自己屬同一群體的人，這便使他們的眼睛被蒙上了一層薄紗，頗似那井蛙窺天，往往難以善察全局，導致網絡欺凌等一系列惡劣的社會事件。由此看來，這雙眼是真不能不使人嗤之以鼻了！

中國有句諺語：「路遙知馬力，日久見人心。」西方也有句不謀而合的句子：「時間會說出真相。」然而，若是人們親眼所見之事，往往會妄下定論，以致以偏概全，視覺所帶來的衝擊力，容易使人局限在了那一時一刻所感知到的事物，殊不知要假以時日，方可了然事情的真相。譬如擁有正面形象的周公曾一度被視為亂臣賊子，在周武王死後，周公協助年幼的成王主理政事，然後便有了周公謀朝篡位的傳聞，直指周公會對年幼的成王不利。最終成王長大後，周公讓出權位給成王主政，才證明了其赤誠之心。眼睛就如湍急河流中的一塊龐然巨石，乍現眼前，讓你自亂

陣腳，失了方寸，只顧得眼前之物，草草地對事情有了偏頗的斷論，而後又盲目的堅信著自己的那套理論，漠視他人的見解，甚是可悲矣.....

眼睛能觀察萬物卻也能成為最鋒利傷人的利器。倘若人們單憑肉眼所見之事來丈量外界的一切，每當事物不盡如己意，便加以斥責，使那滿腔怒火如洪波決口般直瀉而下，而眼神裡也只剩下那令人驚懼的嗜血氣息，無一不使人身心疲憊。若遇上多愁善感之人便更容易因小花小草而惹起萬斛閑愁，如《紅樓夢》中的林黛玉，眼中所見皆是悲傷、衰頹、不快，她把寶玉引為知己，把人生希望都寄託在寶玉身上，因想爭取自己的位置但又多次失敗而顧影自憐、暗泣於無人之處。眼睛成為了挑剔的尺子，人們以自身狹窄的認知來作衡量外界的標準，這總是容易導致心靈的扭曲，仿佛被麻繩死死勒住脖子，想要掙脫，卻是呼救無門。

縱然眼睛晦暗不堪，但若是個人心境的轉變，也能夠使其光芒畢現，如壓抑了數月的洪水，傾瀉而出。

一雙更為廣闊、坦然的心靈之眼若被打開，那麼在逆境中，人們亦得以自處，這似乎象徵著一種救贖。春秋戰國時的孔聖人曾於陳蔡被困，一行人被斷絕糧食，部分弟子更出言埋怨，然而，由於孔子坦然從容的人生觀，他眼中所現不再是困境、不堪、無奈，卻是希望、盼望和光明，對此番遭遇一笑置之，照樣給弟子講解經書，彈琴作樂。這雙眼睛於他而言是精神上的慰藉，帶來無窮光明。眼裡所見之事，往往取決於個人的主觀意志，你要是作繭自縛，那麼它必然是暗淡的；你若願破繭成蝶，它自向你展露光芒，予你前進的勇氣。

在這個良莠不齊的世界，人們總是容易迷失了屬於自己的眼睛。人本質上是環境的俘虜，大部分時候，人都會選擇做順民，要是不幸遇上那狼狽不堪的世道，人

們往往容易隨波逐流，以致「玷污」了原本「雪亮」的雙眼。由此，懷有堅定意志的人才能不被生活的賊船所左右，化腐臭為神奇，這些人眼中的世界是遍地開滿春花的，眸子中盡現純潔無瑕的光輝。正如司馬遷在混亂的世道仍以「不虛美、不隱惡」的眼光看待歷史，成為後世所讚頌的史學家，可見，他是尋著了自己的眼睛。

眼睛並不總是醜惡的，或許邪念總比善念來得容易，那雙眼輕而易舉的就被蒙上了紗，而善念卻是在你百般思索，心力交瘁過後亦可能不得要領。然而，世界或許黑暗無光，個體的善卻像沙灘上閃光的珍珠，哪怕尋它時被砂礫刺傷，可一旦將它捧在手心，它閃耀的光芒總會讓你無悔.....為那雙眼睛鍍上金光。

現在，那雙眼之下所隱藏的是美好，純淨與絢爛.....